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 语言问题

赵元任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文库

THE COMMERCIAL PRESS LIBRARY



# 语言问题

赵元任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北京

## 《商务印书馆文库》编纂大意

本馆自 1897 年始创，即着意译介西学，编纂课本，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务。

迨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学界亟需高等书籍，本馆张元济、高梦旦诸先生乃与蔡元培、梁启超等学界前辈擘画宏图，组编诸科新著，以应时需。是为本馆出版学术著作之始。

尔后数十年，幸赖海内外学人伐山开辟，林林总总，斐然可观。若文学，若语学，若史学，若哲学，若政治学，若经济学，若心理学，若社会学以及其他诸科学门类，多有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著、扛鼎之作。学术著作的出版使本馆进一步服务于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培植和民族新文化的构筑，而分享中国学界的历史光荣。

五十年代以后，本馆出书虽以移译世界名著、编纂中外辞书为先，而学术著作的出版亦未曾终止。近年来已先后有多种问世，今后拟更扩大规模，广征佳作，以求有用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建树。

转瞬百年。同人等因念本馆素有辑印各种丛书的传统，乃议无论旧著新书，凡足以反映某一时期学术思潮、某一流派学术观点、某一学科新的建树、某一问题新的方

法以及其他足资长期参阅的作品,均拟陆续选汇为《商务印书馆文库》而存录之,俾有益于文化积累而取便学林。顾兹事体大,难免力不从心,深望各界读者、学界通人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7年10月

## 新 版 序

这书自从一九六八年再版以来又十多年了。现在又有再印的计划，总是还有点儿用处吧？在再版序中提及我在一九六八年剑桥大学出版部出的一部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那书翻译了法文、西班牙文。本来是从《语言问题》一书改编的，就是把对中国人须说须省的话跟对西洋人须说须省的话不同，所以内容有好些出入。除此没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不知道是因为原书没有大毛病，还是因为我自己学问近年来没长进的缘故？请读者断定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赵元任序于加州柏克莱

## 原 序

这次演讲开始的时候，总题里头的“跟跟”两个字曾经引起了不少的兴趣跟疑问。当晚就有报馆打电话来问，题目里有没有错字？我说没有。等会儿又来电话问，要是没有错字，那么那两个“跟”字怎么讲？我说第一个是大“跟”字，是全题两部分的总连词；第二个是小“跟”字，是“跟语言学有关系”修饰语里头所需的介词。能不能省一个？我说不能，省了就念不通了。可是啊，夜里编辑部换了班儿了，他们拿稿一看：也？怎么两个“跟”字？又来了个电话，问是要两个“跟”字吗？我说要。您不是懂德文吗？这题目用德文讲也可以说“die Sprachwissenschaft mit mit der Sprachwissenschaft verwandten Fragen”，不是有两个“mit”吗？结果第二天登出来居然登对了。可是有些报没打三次电话的，还是登错了。

我引这个例，表示这一系列的演讲是讲语言的，不是讲文字的。尽管通行的文字里不用“跟跟”，甚至连一个“跟”都少见，可是北京口语里最常用的是“跟”，所以就让它去“跟”去了。还有我讲演所用的语言虽然不是所讨论的对象，但是因为讲的时候常常引些各种语言材料的例子，因此全体用了磁带录音的方法录了下来再听写下来，这是一个好法子。（第二讲除外，因为机器坏了，只好特别写出来了。）

关于发刊前讲稿的修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初讲的时候为使听众了解相当复杂的观念或听清楚奇怪的声音，必得反复解

## 目 录

第一讲	语言学跟语言学有关系的些问题·····	1
第二讲	语音学跟语音学的音标·····	12
第三讲	音位论·····	27
第四讲	词汇跟语法·····	40
第五讲	四声·····	59
第六讲	上加成素·····	84
第七讲	方言跟标准语·····	98
第八讲	何为正音·····	108
第九讲	语史跟比较语言学·····	128
第十讲	语言跟文字·····	140
第十一讲	外国语的学习跟教学·····	152
第十二讲	英语的音系跟派别·····	160
第十三讲	实验语音学·····	175
第十四讲	一般的信号学·····	191
第十五讲	各种信号的设计·····	198
第十六讲	从信号学的立场看中国语文·····	217
附 录	英文名词索引·····	230

天文是历史性的科学，因为是讲太阳、九大行星、恒星、星云等等的事实上的记载。地理、地文也是历史性的科学；地质更是历史性的科学了。一般语言学的其它方面很多，例如：语言的分类跟分布、语言跟意义的关系、语言跟文字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以后还会再提到的。

现在这一个钟头里，剩下的时间既然不多了，那么这第一讲的上半讲——就是一般语言学这个题目——就算结束了。余下的时候，我讲一讲以后几次的题目跟各题的内容的大概。

第二次演讲，预备讲语音学。语音的基本材料既然是人类唇、舌、喉、齿、牙所发的声音，那么最先应该讲语音了。标记语音得用较有系统的符号，所以在这一讲里——就是第二次演讲里——也预备附带讲一点通行的音标标音法。

第三次讲题是音位论。我刚才已经提过人类语言可能发的音是千变万化的，但是在某一个语言里头，他所用得着的声音上的必不可少的区别出来的音类，不是以千、万计，而是以十几、数十计的，这些比较少数的提纲挈领的单位，叫做音位。这是第三讲预备讲的题目。

第四讲题目是词汇跟语法。语言本身的质地是由声音所构成，但是，单是声音甚至单是音位，还不是语言，必定音位跟音位相连，成为有系统、有意义的结构方才成为语言。第四讲的词汇跟文法的问题、或者语法的问题，就走向有意义的结构的路上去了。这一讲只是把这些问题在语言学上的地位说明一下。因为打算另外还有一系列的讨论会专门讨论语法问题，所以在这一系列的演讲里头就不再细分节目了。

第五讲的题目是四声。四声是平、上、去、入，还是阴、阳、



上、去呐，还是什么呐？以后我还讲到标准音的问题，大概对于这个四声发生标准音问题特别多。那时我从历史方面，从四声地理上分布方面，再讲一讲与这个四声的标准的关系的问题。

第六讲讲上加成素；这是我杜撰的名词，是翻译 suprasegmental elements 的；这名词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大致说起来，是讲咬字的轻重、语调的高低、缓急等等，因为这些成素是在一般语音成素之外的，就是在声母、韵母和声调之外再同时并加上去的，所以叫作上加成素。它的功用，一方面辨别语法的结构；另一方面可以表达说话的情感、态度和含义等等。第六讲就是讲这种上加成素。

第七讲讲方言跟标准语；这是除了四声以外讲一般的方言跟标准语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方言的分歧，同时也有大家公用的标准语或者国语；在这第七讲就预备讲这个问题。那么特别在这个五方杂处的、差不多全国各种方言都有代表的台湾这个地方，当然是大家都重视的问题。

第八讲讲何谓正音。为什么不说何谓国音呐？因为正音的意义比国音要广一点儿。比方我们作方言调查的时候，问破绽这两个字怎么念，这地方发音人也许说：我们这里读 [p'uaɪ diəŋ-ɪ]——这是我随便瞎造的一个方言，不知道有没有方言那样念法子——这个调查的人一听，也许疑心这个人念白字儿，管‘破绽(ㄅㄛˋ ㄊㄩㄢˋ)’叫‘破定’，说：“看出破定来了”——应该说：“看出破绽来了”——这个调查的人就问他说：“嗯？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可以读‘看出破绽’呐？”他们说：“我们这地方是说 [p'uaɪ diəŋ-ɪ]”。那么按照语言学田野工作的规矩，凡是某处本地人对于他自己的方言的事实，他是最后最高的权威，你只要查出他的履历是可靠

以上十二讲是在严格的语言学范围之内内的题目。以后的几讲，就是在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问题，讲几个更概括更基本性的问题。那么第十三讲讲实验语音学。向来语音学是以发音的生理学为基本，在第二讲里预备讲这一方面。至于声音的本身，不是因为它并不要紧，是因为一直没法儿把它捉摸得住，所以老没讲声学的实验语音学。一直到了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在声学方面有了特别显著的进步，才有声学的实验语音学。这是第十三讲的题目。

第十四讲讲一般的信号学。信号学这名词也还有商量的余地。语言是传递消息的一种信号，标记语言的文字也是一种信号。在特别的语言，比如科学的专门术语，跟各种符号——例如数学、化学、乃至音乐里的符号，也都是信号。早先我个人曾经注意到各种符号的一般理论，在1926年，在《科学杂志》上（1926年，十一卷五期限十一期），曾经发表两篇《符号学大纲》，那时候的看法还是偏重于固定的符号跟固定的对象的配合；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在英国、美国以及其它的国家，从几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使得广义的信号学成为学术界、甚至在社会本身上的一系列的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电信学方面在传递的技术上有了许多的新进展。第二讲，在语言学本身上有了较分析性的理论可以跟其它的信号学联系起来。第三，对于人类跟动物的神经系统跟行为上的反应，以前只有一些想当然的理论，而一直到近年来，从实验上的确找出些反应与控制的线索跟这个电信交通有原则上、机构上很类似的地方。第四，从信息的传递，又扩展到动作的控制，于是有工业上、战争上、交通上种种自动控制的控制，有好些地方不仅是把人的智慧给机械化，简直有时候儿使这个机械智慧化。这就是这一讲的节目。底下两讲就是这个里头的一部分。

话——说出来的，不象中国话。我希望大家对于了解上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可是我很高兴有机会用中文讲一般的语言学。讲到后来，又以中国语文在信号学上的地位为结束，所以把这一系列的演讲，放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里，是再恰当没有的了。

## 第二讲 语音学跟语音学的音标

今天讲语音学跟语音学的音标。语言的本质既然是声音，那么讲语言学就得先讲语音学了。在学术史上，对于语音的注意是很早就有的事情了，中国的“小学”很早就有形、音、义的研究。音韵学更是专讲音的学问。在西方国家——在古印度，对于音的研究也早就注意到；现在西欧语言学里提到音与音相连而发生影响的，还采用梵文的名词 sandhi 呐。不过以前论音都是关于某某语言的音。至于一般的人类语言发音的原理的研究，那只是最近百把年来的新发展。

语音的分析可以由三方面入手。(一)生理的：研究发音器官怎么样发出各种不同的语音来。(二)声学的：分析发出来的声浪，是有些什么成素。(三)听觉的：按收音者听觉的观点来分析各种各样的音色。今天预备讲的是生理的一部分，声学的部分等到第十三讲再讲，听觉的部分的研究现在还没有很发达，所以只带说几句。

现在先讲生理的语音。这是语音学最老牌儿的一部分，也是在语言学上应用最多的一部分。

语音的发出，第一是由肺部鼓气，然后经过喉部，从口腔或是鼻腔，或是同时经过口腔、鼻腔，直发到外头，鼓动空气成声。语音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完全是发音时候，从肺到外部当中所经过的发音器官作什么样的状态或动作。比方发音时候，喉部的声带接近而不完全关闭，空气出来的时候，使它颤动不停，就成为所

谓带音的语音，英文叫做“voiced”（带音的“音”字是狭义的音），例如：[i:, z:, m:, z:] 都是带音的语音；反之，如果声带不在颤动着，所发的就叫不带音的语音，英文叫做“voiceless”，例如：[i:, s:, m:, s:]；这是喉部状态对于音的控制。再出来一点儿，那就花样多了。鼻腔关闭了，气由口出，就是口部的音；语音的过半数，是纯粹口部的发音。鼻腔开而口部关闭的，就是鼻音，例如：[m, n, ŋ]。要是口腔、鼻腔都开呐，结果就是半鼻音；这是闽南语里特别丰富的声音，例如‘天 [t‘iŋ]，看 [k‘uā-]，想 [siū-]’；法文是富于半鼻音的语言，例如 ‘un, bon, vin’，都用半鼻音。

发音器官最活动的当然就是舌头了。我说舌头是舌头的任何部分，不限于“端、透、定、泥”舌头音的舌头，是说整个儿的舌头（顺便可以说这也是个所谓“轻重有异”的例子）。有时候用舌根，有时候用舌面，有时候用舌尖，还有时候用舌头打嘟噜，象[r:]。最外头的发音器官当然是唇；那么发音不用牙齿、上颚等部分吗？用啊！这些部分是被动的，只有唇、舌、软颚、喉是主动的。因为主动跟被动的发音器官没有弄清楚，在语音的名词上，有时候还发生了紊乱，这个我们以后再提。现在讲一讲语音的分类。

语音的类别，大家都知道，就是元音跟辅音的分别，从前旧名主音、仆音，也叫母音、子音，相当于英文的 vowel 跟 consonant；vowel 就是主音、母音，现在叫元音，consonant 就是仆音、子音，现在叫辅音。在英、美的小学里，传统的教法还是说 a, e, i, o, u 是 vowels, b, c, d, f 等等是 consonants, 那还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把文字与语言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讲的题目是语音的本身，那么要是说起语言的真的声音来，不用说一切的人类的语音，就是单说英语的元音就远不限于 a, e, i, o, u。英语有 peat, pit, pate,

pet, pat, part, pot, port, put, pert, putt, poot 这些不同的元音, 远超过 a, e, i, o, u 五个字母的数目。在中国语言里, 比方上海音里有‘梨、力、来、篮、赖、落、劳、罗、勒、乱、虑’, 都有不同的元音。

总而言之, 元音是 [i, e, ε, a, α, ɔ, o, u, y, ø, Λ, ʏ, ʊ, i, u, ə, ɐ] 那些声音, 从喉部出来的时候, 不受很多阻碍, 而音色比较的响亮的那些音; 在通常的情形, 元音总是带音, 就是 voiced, 只有在极少数特殊的情形, 元音才不带音。例如空气的“气”里有个通常带音的元音 [i], 可是在“别客气了”, “这个人很讲义气”这里的“气”字的元音就不带音了, 可是里头的确是还有个元音的, 因为“义气”仍然是两段音节, 跟英文的 e-a-c-h 的成为一个音节的 each 是两回事儿。又如日文 [hɨtotsu], 三个元音只有 o 带音, 跟德文 stosz 单音节的 [ʃtos] 不同; 不过这都是例外, 通常元音总是带音的。

现在讲元音的分类。元音怎么分类法呐? 从生理学的语音学(就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初年的语音学)讲呐, 它的主要因素是舌的最高点的高、低、前、后跟唇部的圆与不圆, 这样子么, 元音的性质有三个幅度 (dimensions) 或三个独立的变数 (independent variables): (一)舌的最高点有高、中、低的不同。比方 [i, u] 的舌位很高, [e, ə] 舌居中, [a] 舌最低。通俗说起来也可以说关一点、开一点, 但是语音学的术语是高、中、低。并且说起高元音、低元音的地位, 是专指舌的最高点(就是舌头最拱起来的地方)是高还是低, 完全不管声带所发的音调的高低, 比方 [iː] 固然是高元音, 可是 [iː] 还是高元音; [aː] 固然是低元音, 可是 [aː] 还是低元音。这个并没什么事实的问题或者原则问题在里头, 完全是语音学里大家用惯了的术语的用法; 凡是讲高元音、低元音的时候, 单是指舌的最高点是高是低, 跟其它方面的高低完全不相干的。

第二个幅度是前后；就是指舌的最高点是偏前还是偏后。比方 [i, u] 都是高元音，可是说 [i] 的时候，舌的最高点偏前，说 [u] 的时候，舌的最高点偏后。[e, A] 都是中元音（记着，所谓中元音是舌位不高不低），可是说 [e] 的时候，舌的最高点偏前，说 [A] 的时候就偏后。那么要是不前不后，在半当间儿说 [ə] 是叫什么呐？不能管它叫中元音，因为“中”字已经限于用在舌位的上下了，所以只好另外找个字，叫它做央元音，所以在第二幅度里就有前元音、央元音、后元音的区别。这两幅度的说法，不是凭空臆造的理论，它也有相当的实验上的根据。英国的语音学家 Daniel Jones 曾经用X光照过发音人的侧面的照相，在舌面上放了不透明的东西，读各种不同的元音，照出各种元音高低前后的部位。

现在说元音的第三个幅度，就是唇的状态。中国自古就有开口、合口之说，合口就相当于外国的圆唇，开口相当于不圆唇。比方同是高元音，不圆唇就是 [i]，圆唇就是 [y]；[i, y, i, y]，舌不动，只是嘴唇动。同是后高元音，不圆唇就是 [u]，圆唇就是 [u]；[u, u, u, u]，舌不动，只有唇动。元音幅度大致如此。此外还有音调的高低，预备在第五、第六讲再讲。又有元音的带不带半鼻音也预备迟一点讲。主要的三个幅度就是高低、前后、圆唇不圆唇三度了。

现在说辅音。辅音的特点就是声音出来的时候，在发音器官的某部分受了阻碍，甚至完全关闭。比方说‘沙’ [sa] 字，在没有说 [a] 以前，声音受舌尖跟上颚间的阻碍而成 [s] 的音，这 [s] 就是辅音；比方说‘八’ [pa] 字，在没有说 [a] 以前，两唇闭拢，完全听不见声音，你要是说：“他是老八”一句话，用仪器把声浪给记下来，就发现在“老”字“八”字当中有一段儿完全没有声浪，可是要是没有这段片刻的静默，只有 [a] 就不成其为‘八’，所以按语音学说起

来,有时候虽然没有声音,可是也得算辅音之一种。可以学老子的说法说:“当其无,有音之用”;也可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话。

辅音的分类有两大幅度:发音的部位跟发音的方法。发音部位就是讲什么地方生的阻碍。中国传统的唇、舌、喉、齿、牙就是讲发音部位的幅度。发音的方法是讲发音的时候,阻碍的状态跟程度如何,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各部位、各方法的节目,等一会等我讲音标符号的时候再讲。现在先举几个例来说明部位跟方法。(还顺便声明:我讲了这么半天的语音学,一点儿音标符号都没有用,可见得说声音是说声音,说代表声音的符号是说符号;两样都要紧,乃是个别的两回事儿,这倒是在这个演讲的场合上一个便利的地方;可是在写文章或者各位听着这个演讲写笔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叫纸笔发出声音来了。)

现在给发音部位举几个例:比方说 [pa, ta, ka] 这三个字里所包含的辅音, [pa] 起头的时候,用唇部的阻碍,所以叫唇音; [ta] 用舌尖成阻,所以叫舌尖音(就是旧时所谓“舌头”音); [ka] 是用舌根成阻的,所以叫舌根音。这是发音部位的幅度。

再讲发音方法的这一个幅度呐,比方同时用舌尖发出的舌尖音,要是完全阻塞,片刻时间发出来的声音,就是 [ta] 所发出来的塞音;要是舌尖塞住,可是同时气从鼻子里出来, [na], 部位还是一样,可是方法不同了;要是用舌尖不完全塞住,让空气挤出来摩擦成声,就称摩擦音, [sa], 这又成另一种发音方法。同样,在舌根部位上,因发音方法上的不同,可以有塞音的 [ka], 可以有鼻音的 [ŋa], 可以有摩擦音的 [xa]; 所以在每个不同的部位,有各种不同的方法。(附带我要声明一下:习惯上所用的什么“音”什么“音”那种名称,对于部位跟方法这两个幅度有点不清楚。比方说唇音、舌



尖音是讲部位；可是讲塞音、摩擦音是讲方法；不过习惯上“音”字已经有这两种两可的用法，不容易改。我们所要注意的是：单的说部位，或单的说方法是还不够限定住是哪个辅音的。)

那么，部位跟方法都定了，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一个音了呢？比方说 [pa, ba] 都是唇音，都是塞音，可是并不相同。同样，[ta, da], [ka, ga], [sa, za] 也是同部位、同方法，而结果不相同。细听这些音的不同，就可以觉出来，这些一对对的音里头，每对的第一个音，发的时候声带不颤动，没有乐音，换言之，是刚才讲的所谓不带音 (voiceless)；而每对的第二个音，声带同时颤动成为带音辅音 (voiced)，那么带音与不带音是不是又成为辅音分类上的第三个幅度呢？这样办在理论上也未始不可，不过为着简单化起见，可以把带音、不带音也放在方法里头一顺着数下去，较简便一点。

以上讲的是元音跟辅音的分类：元音以高、低、前、后、圆唇、不圆唇分；辅音以发音部位跟方法分。以下预备讲一讲怎么叫单纯音，怎么叫复合音。但是在没有讲音的单纯、复合之先，我还要讲一讲讨论音的时候所用的各音的名称。对于元音当然容易说；我们讨论元音的时候，可以就管 [i] 叫 [i]，管 [a] 叫 [a]，管 [ɔ] 叫 [ɔ]。对于辅音的称述，就麻烦一点儿。刚才我举例的时候，我说的是 [pa, ba, na, sa, za] 等等。[pa] 显然不是一个辅音，乃是一个字或是一个音节。光说一个辅音是很不自然的。[n, s, z] 甚至于 [b] 还勉强可以说，要是说 [p, t] 简直就只能教人看着你的嘴，说 [k] 的时候，连看嘴都看出来你嘴里在那儿干吗。所以为便利起见，称述辅音的时候不单独的读那一些辅音，而加一个元音在后头说 [pa, ta] 等等。这其实就是梵文的习惯（或是严格说来，是 [pə, pʻə, bə] 等等）。因为这个缘故，国音里的辅音也通